

# 刘隅首:单县人的故城记忆



今日刘隅首面貌



新中国成立前,位于刘隅首的商业门市部 (资料片)



手工绘制的新中国成立前刘隅首及老城地图 (资料片)

近期,单县历史文化爱好者提出将老城区的一商业步行街更名为“刘隅首步行街”的建议,其理由是“刘隅首是历代单县人难以磨灭的人文记忆,是单县曾经的商业最为活跃的地理符号……”

针对这样的建议,支持、反对的意见纷至沓来,足以看出,单县人对刘隅首的情怀依旧。

《360百科》注解,“隅首”是方言词汇。鲁西南一带的人们称城邑、集镇、村落中心的东西大街与南北大街的交会处为“隅首”。

史料记载,“隅首”一词最早出现在元代,范椁所著《范德机诗集》曰:“天香晓报出官城,已辨隅头乐合迎。”可见“隅首”为古代街名“里”,后演化为街道名称。而在单县人的心目中,隅首则是一个区域的名谓。

《“隅首”街名探源》一文指出,“隅首”地名,分布于山东中西部、河南东北部、安徽西北一带,是一种语言习惯,单县即在三个方位之中。将“隅首”作为街名在河南可溯至明代,越往东出现得越晚,与本意相去越远,至济南、聊城就有些淡化了。此观点说明,“隅首”作为地名,是自河南东偏北向山东扩散开的。显然,自古以来,作为方言词汇,“隅首”在鲁、苏、豫、皖四省交界地区运用很是广泛,而作为千年古邑的单县就显得更加鲜明了。

《单县志》记载,今天的单县老城是1526年修建的,城垣建有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座城门,内筑马道,街巷纵横,略呈棋盘状。新中国成立前,单县故城有大小自然街巷41条,其街巷交叉处称为“隅首”。当年的单县老城有11个隅首,分别叫刘隅首、贾隅首、石隅首、黄隅首、小隅首等,其中,刘隅首面积最大,交通、商业、民居最繁华,故城市民的印象最深。

作为城邑的基本结构和重要服务功能区域,刘隅首至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过往。在单县人尤其是故城市民的心目中,刘隅首是不可磨灭的区域标识和文化符号,是一种源自内心的不可替代的向往感和归属感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随着单县城市“废旧立新”的重大变革,特别是商业性大面积开发,11个隅首的面貌迅速消失,而刘隅首的基本特征还有所遗存。“解放前的刘隅首的模样,我们不知道,但新中国成立后,刘隅首一直是单县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,商店、银行、邮电、澡堂、影院、书店、饭馆等鳞次栉比,还有烧牛肉、爆煎鱼、烧鸡、卤煮、煎包、糊粥、油条等小吃摊不计其数,音响、吆喝、铃声等交汇在一起,呈现出喧嚣热闹的市井景象。

岁月更替,沧桑巨变,刘隅首已是旧貌换新颜。美好的时光似乎尘封了一座城郭的记忆,现代化的商业气息令人目不暇接,而刘隅首依然是单县老城新区最喧嚣的区域。虽说时过境迁,物是人非,但单县人仍习惯称这里为刘隅首,总爱提及曾经的热闹境况,饱含其中的真挚情感不言而喻。

文/图 通讯员 刘厚琨

在历史上,国家的君主对于辅佐自己的大臣可以尊称为“某父”,如周武王称妻子牙为“尚父”,齐桓公管仲为“仲父”,刘禅称诸葛亮为“相父”等,这是因为他们对君主有恩情,好像父亲一样。但在成武县的历史上,却有一个外地人曾被当时的成武人民尊称为“谈父”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

“谈父”本名谈天佑,字正寰,是辽东锦州人,祖籍江南的上海。明初,他的先祖奉命到辽东的广宁戍边,从而落户,世代都是军人。明末,清军占领了他的家乡,模仿明朝开科取士,谈天佑参试中了第二名,清太宗亲自召见赏赐了他。后被提拔为济宁兵备道,山东按察司副使,负责辖区的军务,主要是监督地方军队、兵马、钱粮和屯田,维持地方治安等。清顺治五年(1648年)的农历七月,成武人李化鲸起义,起义军攻克了曹县、成武、定陶、曹州等地后,选定曹县作为根据地。清廷急调兵力会剿,谈天佑奉命率部与起义军作战,义军寡不敌众,最后退缩曹县。这时,清朝郑亲王济尔哈朗统率由京师南下湖广的军队行至曹州,随即用红衣大炮攻城。十月初四,城陷,清军“搜剿无遗”,大肆烧杀抢掠,大量无辜民众被害。

接着,清军大军向李化鲸的老家——成武进发,清军认为成武是李化鲸多年盘踞的地方,命令屠城。消息以极快的速度传到了成武,有了曹县的前车之鉴,成武大哗。署理成武县事的教谕尚自察急忙写了一封为民请命的书信,准备呈交给谈天佑。因为在李化鲸起义攻占成武后,尚自察曾偷偷出城去见与李化鲸作战的谈天佑,汇报城内情况。因知县已死,谈天佑就委派他署理县事。有这一面之交,所以尚自察把希望寄托在了谈天佑的身上。书信上午写好后,到了天黑却一直没有人敢去送信,眼看就要大祸临头。这时,邑人潘九万挺身而出,自告奋勇去送信。他们商量后,觉得谈天佑手握重兵,夜里巡逻看门的兵丁不会让自己随便见。有一个曹县姓华的参将在定陶驻军,不如先见华参将。于是,潘九万连夜出城,因为乱世,路上他遇到了几拨劫道的,报出名字后,都没有为难他。他连夜走了五十里路,赶到了定陶城东门,喊开城门见到了华参将,说明了情况,让他转告谈天佑,请谈天佑趁李化鲸部失败后的时机赶紧到成武镇压,不要让李化鲸残部再占领成武。华参将把这个事情汇报给了谈天佑,谈天佑听了非常高兴。这是尚自察的计策,让谈天佑赶紧到成武驻兵维持秩序,是因为他的部队大都是鲁西南人,而清军大部队都是外地人,是屠城的实施者,只要谈天佑的军队驻扎到了成武,说明这里已经不是李化鲸的“贼巢”了,就有可能保全成武。这时候,邑人孙应丁、陈震也赶来见谈天佑,反复托谈天佑从中求情,谈天佑被他们感动得流泪了,点头答应。这个时候,清军大军已经向成武出发,谈天佑急忙去见济尔哈朗,劝说道:“盘踞成武的是李化鲸,不是老百姓,如今李化鲸的人被杀了一半,逃走一半,剩下的都是善良的老百姓。如今,召集安定他们还来不及,岂能随便把他们杀了!”但是,济尔哈朗不听,眼看军队走到了成武县的九女集,离县城只有十多里路了,形势危急。谈天佑又去见济尔哈朗,力争说:“你如果一定要屠城,我现在就辞官回家!即便我得罪了你,我岂能用数万人的生命来升官!”济尔哈朗与谈天佑争论了一阵,也不能说服他。因为谈天佑还带领着四千多官兵,济尔哈朗不得不考虑他的意见,最后才答应不屠城。成武一城人的生命因此得以保全。消息传来,成武民众欢呼雀跃,感念谈天佑的恩德,称他为“谈父”,并在县城东门外为他修建了生祠,塑了他的金像来祭拜,并把他祀入县里的名宦祠。

等到事定后谈天佑从曹县路经成武返回济宁时,史书记载:“所过州里,竟设香灯宝炬,有稽首而戴,攀舆而号,携幼稚妇女而送迎者,一二百里间填隘道路,车不能前。”当时,当地民众每年进行的祭祀活动中,都要先祭拜谈天佑,然后才祭拜自己的祖先。曹县、成武等地民众对他的感戴到了空前的程度。虽然谈天佑是古代人,但也正如臧克家的一句诗说的那样:“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的活的人,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、很高。”

张长国

## 『谈父』与成武

大

### 鲁西南 风情

儿歌曰:“东洼里,牡丹开,刨上一棵回家栽,西洼里,牡丹红,摘个骨朵插花瓶;北洼里,牡丹艳,掐朵放在桌上看;南洼里,牡丹香,摘上一抱放书箱。书籍拾进学校里,香得老师嘴巴张,香得学生眼发光。”

自古以来,中原地区崇尚农耕文化,人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侍弄田地庄稼,庄稼有个好收成也是庄户人家一年的期待。待得棉花摘心、打杈,麦收、秋收等紧要关头时,为不误农活,农妇们往往把饭菜送到田间地头,称作“送饭”。

牡丹花乡的花农,以花业为谋生手段。一到侍弄花的关键季节,中午饭便在地里吃了,于是女人们便提上稀粥、窝头,带上一罐咸菜,伴着牡丹花香,和着满目的浓艳,款款地行进在花丛中。清苦的生活中,有“人面牡丹相映红”的画面,也别有一番情趣。

即便平时简单的饭菜,一旦要送到田地里,还要经过路人的评判,妇人们也往往使出浑身解数,做一个两个拿手的特色好菜,一方面博得男人的好感,另一方面也让孩子刮目相看。

吃晌饭时,选一个带阴凉的平坦地面,用罐子里的水洗手,把篮子里的饭菜摆开,一家人便蹲在地上开始用餐,飘香的饭菜,女人暖暖的笑意,孩子顽皮的姿态,让劳累了半天的男人感到了许多的欣慰。

即便平时简单的饭菜,一旦要送到田地里,还要经过路人的评判,妇人们也往往使出浑身解数,做一个两个拿手的特色好菜,一方面博得男人的好感,另一方面也让孩子刮目相看。

吃晌饭时,选一个带阴凉的平坦地面,用罐子里的水洗手,把篮子里的饭菜摆开,一家人便蹲在地上开始用餐,飘香的饭菜,女人暖暖的笑意,孩子顽皮的姿态,让劳累了半天的男人感到了许多的欣慰。

吃过晌饭,抽上一袋烟,眯上一个盹,男人们又走入田野,继续劳作。这时,女人也不再回家,同男人一同下地劳动,待收工时再把碗筷捎回。

文/丁明炜 画/王世会



## 晁氏祠堂与南下支队

邓文献

应菏泽晁氏宗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晁海的相邀,我前去菏泽晁八寨村的晁氏祠堂探访。菏泽晁八寨,隶属于牡丹区何楼办事处,位于菏泽老城东南8里远,北临万福河。是一个以晁姓为主(约占90%)的村庄。自明清时期,先后建有晁大庄、子母树、堌堆庙、晁楼、周庄、晁庄、孟庄、晁寺等八个自然村,后来共同围建了一个寨子,故名“晁八寨”。

据晁海讲,《晁氏族谱》上曾记载,明正统年间,晁氏第13世孙晁友,由曹州西北晁楼迁此建村。由于晁氏一族地多人众,故取名晁大庄。后又逐步发展为晁大庄和子母村两个村庄。清顺治年间,晁氏第19世孙晁中、晁冠、晁冕三兄弟又由晁楼迁此,有了堌堆庙。后来,晁氏第20世孙晁进安迁至晁孟庄,后又繁衍到附近的晁寺、周庄等几个村庄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一座4米多高的八棱“透龙碑”矗立庙前,更具有传奇色彩。石碑分上下两节,底部至中间一节有一个石碑环扣,自中间至顶端,又有一个石帽,帽的下端还有四个圆拱形门,都是雕梁画栋制作精致。每个圈门内各雕有飞龙一条,栩栩如生似在腾飞,当时四邻八乡的百姓俱往观瞻,闻名久远。只可惜,此碑在“文革”中遭破坏,庙宇也尽皆被拆除。

另外,该村地理环境复杂,以前曾有“九岗十八坡”的说法,村中一棵硕大的古槐,枝繁叶茂,地面被其覆盖几十米,素有“一槐罩三街”的说法。

王义尚

之上是祠堂大殿,为2005年新建。单檐庑顶,红墙绿瓦,鸱吻走兽,前出廊厦,三楹四柱,棚门格窗,楣悬“好学长者”篆字匾额,气势非凡。

这时,族人对我讲,原晁氏宗祠,规模很大,占地总面积10余亩。有两道山门,还有月台和棂星门,大殿雄伟壮阔,庄严肃穆。两边还有厢房,院内石碑林立,古柏参天。这些在“文革”中均被破坏,大殿被拆,石碑被砸,200多棵近300余年的古树被伐,还有诸多历史文物被毁,听来令人痛惜。

进入祠堂内,正堂悬挂一幅“中华晁氏历史名人遗像”,其中当数著名的晁错、晁公遡、晁宗悫等,左右是族系图略和晁氏宗规。《晁氏祖谱》曾记载,晁氏“得姓于周,望重于汉,兴旺于宋,驰名于今”,且把晁错尊为远祖。汉景帝时,晁错为御史大夫,当时诸藩王实力强大,时有不臣之心,晁错为“国远虑”,力主削藩。之后吴楚等七国以“诛晁错,清君侧”为名造反,迫使景帝下诏将晁错斩于市,使其成为政治上的牺牲品。晁错被杀后,诸藩王作乱,景帝方知错杀晁错,命令太尉周亚夫为大将,采取武装镇压,平定了七国之乱。后为晁错筑墓修陵,以示纪念。

北宋初年,晁氏诗书传家,成为书香门第,人才辈出。其中的晁宗悫,字子真,仁宗曾赐“好学长者”金匾,今晁氏后人复制挂在祠堂门上。真宗末年昏庸,用人作书,要求晁宗悫逢迎,拒绝,为此没有成为宰相。后司马光称颂“少傅名德重,蔚然人物师”。晁宗悫历官临事,像父亲一样,以“亮直忠厚”“大公至正”为人称道。康定元年,晁宗悫安抚陕西,时范仲淹



晁氏祠堂山门与南下支队旧址碑

任陕西经略副使,有人诬告其通敌,上书请斩。晁宗悫得知真相,以全家族的性命担保,使范仲淹免于一难。

在祠堂西侧山墙上,布满了“南下支队”的多幅图片,还有《永远的冀鲁豫》的影视资料。记录的是解放战争期间,南下支队一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。那是1949年2月下旬,为了配合“打过长江去,解放全中国”的战略决策,冀鲁豫“南下支队”建立,其番号是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5兵团南下支队”,傅家选任司令员,徐运北任政治委员,万里任参谋长,申云浦任政治部主任。支队下辖6个大队、39个中队,干部近4000人,战士2000余人。2月28日,开始在晁八寨村集结,基地设在晁氏祠堂。历时月余集训结束,3月31日,南下支队举行誓师大会,战士们身着崭新的绿色军服,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,高唱战歌,浩荡奔腾,从晁八寨整队出发,踏上了南下的征途。

6000余名冀鲁豫区的干部和战士,胸怀一腔热血,毅然放弃已到的和平生活,义无反顾地奔向异域他乡,这是一个红色团队伟大奉献精神的缩影。4月23日,南京解放,万里率支队的740名干部战士接管南京。5月15日,南下支队接管赣东北解放区,至8月底,建立了各级政权,待社会秩序稳定后,移交给江苏省委。9月初,改建为西进支队。11月初,接管了贵州省,迅速建立起各级政权,为贵州的稳定、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。

南下西进支队的优秀儿女,从冀鲁豫到大西南,跋涉3500余公里,跨越8个省,带领赣东北和贵州人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,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。从南下西进至今,支队的干部大多扎根贵州,遍布各条战线,曾几代人为贵州和家乡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深深的眷恋之情。为此,多年来,多名南下干部曾回访来到“晁氏祠堂”这里,忆起那段不平凡的经历,总是感慨万分。